



“身边”是与我有关的辽阔世界

——从《我不擅长的生活——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作品集》谈起

□李敬泽



有一万多人参加了小红书的“身边写作大赛”，在上班的地铁上、在写字楼下小公园的正午，或者忙完家务歇一会儿，很多人在手机上写，有人直接写在自己的账号页面上，也有一个老人，她把初稿写在当教师的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

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讲身边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一个人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记忆、自己和身边人的人生，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回到了人之本原，回到了讲故事的古老传统。想象一下，现在我们穿越到人类的早期，那时人们刚从树上下来，没有手机、没有小红书，夜晚降临，人们聚在火堆周围，取暖、烧烤但是沉默，这时，忽然有个人要讲讲今天他如何追上了正架在火上的这只鹿，他越说越来劲了，眉飞色舞了，他的讲述都“史诗”起来了，波澜壮阔了。人们一边咬着烤肉肉一边听他讲，渐渐地，人们发现这个人，他脸上有了光，不是火光，而是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遥远在闪烁，似乎他穿过此时注视着白天那个在山野中奔跑的人、那个猎鹿者，他注视着自己，他把自己对象化了，他在此刻又在过去，他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他是众人中的一个人又是众人中的任意一人，于是，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

这闪闪发光的东西，我们知道，那是人类生活的经验、人类生活的意义。一个人整理他的经历，总结他的经验，把它讲给别人，这是在确立一个整体性的“我”，同时也是在确认“我们”。没有“你”和“他”，人怎么会想起有一个“我”，“我”对那只鹿的追追通过讲述抵达今天晚上的篝火，抵达某种共同的普遍性。那个火堆旁的讲述者，他脸上那奇异的光是故事的光、经验和意义的光。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人，共同构成了“我们”，

“我”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

通过故事，人们分享经验，达成意义。讲述者不仅在建构一个自我，也同时建设了一个“身边”。“身边”是一个关系的空间，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同时，“身边”也是感知的边界，“我”所感知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当故事被讲述时，倾听者，那些七嘴八舌地参与“我”的故事的人，他们也进入了“我”的“身边”，反过来，“我”也进入了他们的“身边”。“身边”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的村庄，通过故事建设“身边”，既是把自己向着陌生的他人打开，也是连接他人，让陌生的世界呈现为属于我的、亲切的世界。在这种连接中，“我”不是一个封闭的原子，“我”在世界中体认生活的意义。

1936年，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他慨叹，讲故事的人“已经不直接作用于当下了，讲故事的人离我们很遥远，而且越来越远”。这是因为“一种对我们而言仿佛不可剥夺的东西、我们拥有的最安全的东西，被从我们身边夺走了，这种东西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忧心忡忡的本雅明，他担心的，是在现代历史的巨大风暴中，主要的人都沦为孤岛，无法交流和对话，不再有个人的和共同的故事。他的忧虑至今都没有过时，但是也许不必那么悲观，至少在这里就有一万个讲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在也没有解散和消失。互联网也许具有阻断“经验”交流、将个人困于茧房和孤岛的能力和趋向，但同时，当一个人愿意完整地、尽量完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会发现，通过互联网、通过新媒体，他点燃了一蓬篝火，在这里，讲述和倾听依然能够让人们确认自我和世界，那种珍贵的交流“经验”的能力，依然保存在我们身边。



这一万多人，他们大概都没有想过要当作家，显而易见，他们所写的也并不会自然地抵达通常意义上文学的小说或散文。我满怀期待地说，努力吧，锤炼你的技巧，你会写成小说家或文学家，但是，我很怀疑这真的是他们的志向，他们远远先于，早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文学家，他们是篝火边上的讲述者，他们真的是有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事要讲给大家，关于经验教训、关于智慧和意义、关于一个人怎样不容易地谋生，甚至很具体很实用，关于怎样养育一个孩子，让她健康正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是本雅明所说的那种关闭在房间里的孤独的现代小说家文

通过故事，人们分享经验，达成意义。讲述者不仅在建构一个自我，也同时建设了一个“身边”。“身边”是一个关系的空间，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同时，“身边”也是感知的边界，“我”所感知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

从你们的讲述和书写中我看到了生命的阴晴圆缺，看到了在最平凡的生活里，有金戈铁马、风霜剑气。通过你的讲述，我意识到你是我的“身边”，我是你的“身边”，“身边”是一个辽阔的、与我有关的世界

学家，他们是“讲故事的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邻居和同事和朋友中间。站在文学的、专业的观点上，他们被称为“素人”，意思是，他们是无名的、普通的，是一张白纸等待绘画的，但是，也许可以在老子《道德经》“见素抱朴”的意义上理解他们的“素”，他们所见所抱的是朴素的、直接的生活和经验，他们的书写未必一定得是一个通向某种艺术境界的初级阶段，他们的书写本身就有丰沛的、实际的意义。

在这个视频和图像的时代，“身边写作大赛”所有的参与者重新证明文字和书写的力量。你们证明了，当一个人要尽可能完整地讲述自己

时，当他要深入地领会世界和他人时，我们能够依靠的依然是文字。你们也证明了，讲述自己的和身边的故事并不一定是一份高高在上的专业，在本原上、在“见素抱朴”的意义上，这是一个人和他所在的生活的意义和信念，事关一个人和其他人、和世界的连接。从你们的讲述和书写中我看到了生命的阴晴圆缺，看到了在最平凡的生活里，有金戈铁马、风霜剑气。通过你的讲述，我意识到你是我的“身边”，我是你的“身边”，“身边”是一个辽阔的、与我有关的世界。（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 评 论

《归潮》：

融通海内外的“中国结”叙事结构

□许燕转

20年前，陈崇正从潮汕来到珠三角，成长为广东文坛的中坚力量。我们常戏称他为“六边形战士”，小说、诗歌、散文、短评、教育、书画等不同类别皆有所涉猎，他一支笔游刃有余于乡土、城市、科幻、武侠、历史、先锋实验等不同题材中。他与时代同频同步，创造出极具张力的时空叙事，既能像古典小说家一样条分缕析“剥洋葱”，也能元叙事地玄妙地“掰橘子”。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归潮》是一部风格迥异、情感深沉的长篇小说。其以潮州碧河镇的梅花村陈氏与小厝围林氏两大家族的历史情谊为背景，讲述了从民国到当下的四代潮州人的“归潮”历程。小说既创造了一种“中国结、镜中镜”的叙事方式，以多元镜照的方式，营造了一个由潮汕人精神象征“香炉”所融通和超越的艺术世界：古今相融、海内外相通、现实历史相生，而这正是作者意欲创设的一个有核心又无限开放的潮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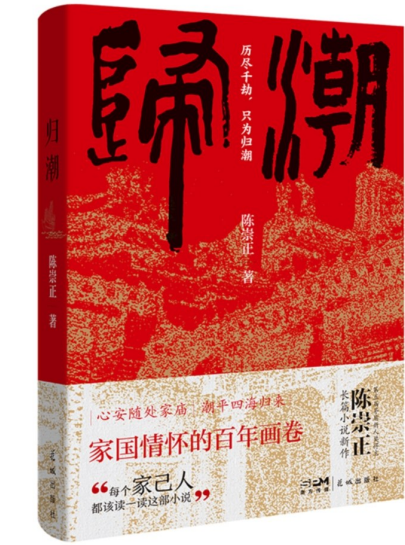
我将《归潮》创造的叙事结构称为“中国结”。何为“中国结”叙事，是多线相绕、轮回旋转、叠置互环的一种复杂叙事结构。小说一线聚焦于陈、林两大家族百年来的历史情谊和几代人的“归潮”故事，展现了潮州人恋土归乡的家国情怀；二线则以潮四代为主，描述了潮州民居的改造与文化遗产，体现了后

人对历史记忆的追寻与祖先精神的连接；三线以时间线索为主，描绘百年历史中潮州人民在抗日战争、八二风灾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奋斗与牺牲；四线又以空间线索为主，一个个“雕刻”潮汕地区地理空间、特色建筑如陈氏宗祠、碧河书楼，代入潮戏、木雕、鱼生、单枞、祠堂、书楼、英歌舞及潮州方言等故乡元素，展现了一个有情有义的潮州，构建了一个鲜活、真实的潮州世界。这些建筑不仅是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更是潮汕人“怀抱祖德”“慎终追远”孝思的表现。它们见证了潮州人的历史与记忆，也成为了连接家族、团结族人的纽带。这四条线索互相缠绕、时隐时现、时时时连，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邀请读者穿越叙述层次，解开嵌入式故事与总体叙述之间的相互关联。

这种“中国结”叙事结构类似于元小说中镜中镜的写法，镜中镜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创造了文学映照与穿越现实的方式，并且更是致力于将现实世界无限镜像化。小说由潮四代陈乔峰引入，其后由潮二代林雨果与供销社的人冲突引出了碧河林家潮一代的尘封往事，最后故事再次回到了潮四代陈乔峰的身上。在叙述中，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其他人的镜照和互文。陈崇正通过将时间和叙事焦点反复拉扯的方式，使得小说中出现了“棱镜化”的审美效果：镜中

镜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通过嵌入式的叙述创造了一个镜像大厅，其中叙述层次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通过故事中的故事，创造了叙述的递归层次，挑战读者解开嵌入式故事与总体叙述之间的相互关联。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小说中不管是潮几代，每一代都是一面镜子。如果说潮一代这个镜子主要是反映当时社会背景以及最初潮州人外出的冒险精神以及浓厚的家国精神；潮四代则是通过文物修缮，修缮村中的祠堂以及找回先辈们的尘封历史。而潮四代的叙事一直都镶嵌着潮一代乃至整个潮汕的根脉，形成了有趣的“镜中镜”的镜照现象。

更巧妙的是，小说还设置了一条暗线——“香炉”。这个原本放在陈氏宗祠中的香炉，几乎贯穿了潮一代到潮四代的每一代，它不仅是供奉神明的礼器，更是潮汕文化的重要象征。对于潮汕人而言，香炉意味着神灵庇护、吉祥如意、圆满兴旺、香火绵延、文化传承等，而小说中香炉的回归，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归潮”，更象征着文化与精神的“归潮”。这一暗线的设置，不仅使小说结构更加清晰，情节更加集中，更暗示了小说的主题——潮汕文化的传承与复兴。香炉是一个历史具象，是器物，但其所承载的更是精神象征，是潮汕之“潮”的道与本体。韩愈说“潮之州，大海在其



《归潮》，陈崇正著，花城出版社，2024年

南”，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过番”成为当时一股潮流，为了家族振兴或是讨生活，很多潮州人来到异国他乡。但“心安随处家，潮平四海归来”，作者立足点虽是“历尽千劫，只为归潮”的家国故事，却深层次地烘托潮汕文化与潮汕人格。在历史与现在、本土与异域、海内与海外等镜像中，始终演绎的是潮汕人割不断的家国情怀与精神追求。

“人是什么以及人应当如何？”是哲学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在陈崇正的《归潮》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人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是传统的接受与传承者，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这便是“中国结”叙事的核心要义。

（作者系东莞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东莞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几生修得到梅花》：

此书合是诗人情

□施 亮

“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此典用得真是精妙！正是对李国文高士清操的赞誉。朱小平的词曲艺术风格多师苏、辛，既有阔达慷慨之情，亦有缠绵缱绻之意，如《一剪梅·偶读》，以景寓情，又以景抒情，展现出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体味，委婉流利又流淌出感伤意境和梦幻色彩。《忆江南（五阕）》《忆江南有感》乃是仿白居易的《忆江南》，又呈现出迷离隽永的新意境，寒山寺、秦淮河、西湖、扬州、太湖、古寺长亭，湖光山色，词句的参差，句式的跳跃，圆转流利的音韵之美，形成了清新的美学感受。

在《近体律诗卷》中，其艺术风格也有新的追求，律诗对仗中多出现以虚对实、以轻对重、以情对景、以我对物的手法变化，更着重于上下句的内在关联，艺术蕴藉也就更加丰富。如《除夕有怀》的颌联与颈联，“无人对坐诗还作，有酒孤酌养意生。似乘年华溶阔海，如濯襟抱漱沧溟。”又如《别汕头》的颌联与颈联：“石树如磐鹄砥柱，栏栏漫海映天涯。南山洞里英雄气，渔港舟前口腹奢。”两联既有景物相对偶，又有古今英雄相对偶，亦情亦景，意趣横生。

诗集中有绝句诗200余首，其诗内

朱小平是擅长写旧体诗词的高手，他已出版过五部旧体诗集，最近又有一部旧体诗词集《几生修得到梅花》问世，精选2013年至2023年10年间创作的500首古风、词曲及近体律诗和绝句。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高适的诗，“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朱小平的诗亦如是。朱小平擅长写景抒情，三首长诗《台州神仙居山崖歌》《富水大峡谷云雾歌》《兴隆登雾灵山观云海》，随物赋形，象中有兴，其文思笔势犹如蹈海排浪，涛奔云涌；又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且如缥缈神境，瑶台裙裾。《南海机场试飞歌》充溢了家国情怀，诗风豪迈昂扬，色调瑰玮绚丽，颇可击节叹赏。

朱小平的词曲亦是言深旨远。《鹧鸪天·悼李国文老》受到诗人高洪波称赞，其下半阕数语：“悲过客，恍眸前，藏身如海上苍天。笑谈握手温厄酒，衣袖犹香二十年。”自注中称，此借用龚自珍诗句：

近期小说的「内向型写作」

□李昕澎

近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一股在疏阔历史与近旁生活、事件书写与心灵考古间架设桥梁的潮流。在辩证视角的讲述中，我们再度聆听人类心灵与时代、世界碰触时的回声。安勇《八卦形状的林荫路》便抓取到了用心灵之眼观测现实的瞬间，故事讲述一个消沉的中年女作家受邀参加作家活动，在留意到酒店寻常的装潢后，编织故事的欲望便无法按捺。她将擦痕过客作为故事元件，虚构情感故事，也让丈夫和自己亲身出演。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后，女作家的心潮淋漓奔泻。奇情故事的结局是由于她的精心“布局”，无辜卷入的丈夫被意外炸死，她惊悚醒来。可见，即使是在短暂无延的幻想中，现实中难以名状的恐惧仍然如影随形。离家仅几百米的酒店，却分割出如同“异托邦”的空间，让中年女作家将常规性的生活从己身剥离，把对身边事物的掌控力与失却的虚构冲动一并唤回。作品呈示中年困境与生命委顿状态，又在结尾表明，只要心灵对现实的超逸时刻始终存在，她的作品就将保持再度获得新生的潜能。班宇的《清水心跳》和哲贵的《微不足道的一切》也有类似的妙笔，作者巧妙地截取了纷乱日常中一个凝固的剖面，在周边人无法觉察的寻常沉默中，人物经历了内心世界的巨大断裂与复原，真正深刻的心灵史正诞生于其间。

小说的叙事动力往往来自于人物内心的心灵暗伤，有些创伤体验在受伤那刻被永久封存，因为对事件的回忆意味着反刍痛苦；而有些匮乏从童年时便形成，这类创痛无法得到疗愈甚至难以定名，被内蕴在解谜的行为中，显现出种种或偏执或狂热的表征。人物面对着莫名的缺失，难与人言，对暗伤的执念和寻求补偿的冲动只在心灵的隐微处留下刻痕。双雪涛在《巴黎朋友》中写到的人物各有隐伤，李默设法寻找李璐的行动贯穿文本，二人的线上交流让前者得见命定之爱的光晕，而对后者是自我实现的确证。屏幕两边母子身份的揭秘让他们的匮乏与寻求疗愈的努力注定“错位”，间隔时空的会面让深埋的心灵疮疤再度抽痛。韩东在《春梦解析》中刻意模糊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朱尔在梦中反复修正对过往事件的记忆，经历对自我创伤的反复审视，却仍在结尾面临自我欺骗的最终失败，暗示出心灵暗伤的不可摆脱与个体始终挣扎的精神困境。

青年作家林擒近作《健木史》与《夜巡》通过“边缘角色”切入心灵史的书写，或借植物视角展现非常规叙事，或着眼于所谓的边缘人虚构“夜巡权”建立的地下王国，从而规避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可能遮蔽，也通过对城市空间与个体命运的剖面观察，构建出关涉生存意义的现代性寓言。林擒延续了其“同名异人”的人物命名手法，有意消解人物的独特性，暗示个体在历史进程中难以摆脱的同质化命运。用作收束的开放式结局和脉脉的抒情性语言没能冲淡叙事的残酷，反而让个体的命运始终悬置在未完成时。可见，心灵隐疾的成因，也可能来自个体与时代发生关联的方式：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没有把握，欠缺介入现实的勇气，内外交通的桥梁无法建立，反而使得修复心灵的契机一再错失。

创伤在此，救赎亦在此。张天翼《白雪》在袒露受难的女性身体的同时，倾倒入历史层累而成的女性总体的心灵经验。这篇是童话系列的收官之作，以母亲为女儿讲述睡前童话起笔，故事陡转直下，母亲编织的柔软絮语遭遇现实反差。被困的白雪发声器官犹在，被噪声的身体和激烈搏动的五脏勾连，身体经验也在此刻与心灵直接等同，和盘托出压迫女性的结构性暴力。白雪孕期的呓语是童话原文的拼贴，让童话意象化作更为锐利的锥刺，穿过白雪的血肉向更深处追问。从心灵的考古中生长出批判的锋芒，让现实中失声的“白雪”们拥有迟来的自我讲述机会。

“空心人”以驱壳之形维持生命体征，生存与心灵的割裂日深。表现心灵向来被认作文学的自留地，而文学也内蕴了不断跨越疆界的冲动。“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探索心灵隐秘和观照流动的外部世界，成就了日常褶皱中的心灵考古。“内向型写作”的创作方式、艺术特色与思想观念，以及其内蕴的藏匿美学更为切近当代读者的情感结构与接受习惯，或可视为一种近期的创作趋向。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作者系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编审）